

刊月藝文的正純一唯內國

◀◀目要號四第▶▶

目前的日本歷史小說

張香山

果戈理怎樣寫作的

孟十還譯

插圖九幅

長篇
創作

第三代

蕭軍

短篇創作

招魂	蕭乾	葉聖陶	鄭伯奇	葉聖陶
普利安先生	蕭乾	葉聖陶	鄭伯奇	葉聖陶
落日	蕭乾	葉聖陶	鄭伯奇	葉聖陶
山村一夜	蕭乾	葉聖陶	鄭伯奇	葉聖陶
最後的晚餐	蕭乾	葉聖陶	鄭伯奇	葉聖陶
婚事	蕭乾	葉聖陶	鄭伯奇	葉聖陶

高爾基的生涯與事業——周學普

高爾基・M・念悼——唐弢

憶漁灰松紅化	巴金	靳以	萬迪鶴	陸蠡	陸蠡	何劍熏	荒煤	麗尼	馬宗融
憶漁灰松紅化	巴金	靳以	萬迪鶴	陸蠡	陸蠡	何劍熏	荒煤	麗尼	馬宗融
憶漁灰松紅化	巴金	靳以	萬迪鶴	陸蠡	陸蠡	何劍熏	荒煤	麗尼	馬宗融
憶漁灰松紅化	巴金	靳以	萬迪鶴	陸蠡	陸蠡	何劍熏	荒煤	麗尼	馬宗融
憶漁灰松紅化	巴金	靳以	萬迪鶴	陸蠡	陸蠡	何劍熏	荒煤	麗尼	馬宗融

怎樣紀念我們的導師

本社

作家

孟十還主編
內容充實
編制新穎
印刷精美
定價低廉

七角	二角	三角	六角	三角	五角	三角	國內	每冊	本期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全	二	零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年	角	售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一	八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分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總發行

總店：上海四馬路二四號 ◆ 支店：廣州、南京、漢口、成都、昆明

譯文

新一卷第五期目錄

高爾基逝世紀念特輯

高爾基之死……………(八八一)

日本秋田雨雀作 雨田譯

從普式庚說到高爾基……………(八八七)

蘇聯A·施答爾即可夫作 克夫譯

高爾基論托爾斯泰的信……………(九〇〇)

蘇聯科學學院編輯 春雷譯

海燕……………(九〇九)

蘇聯M·高爾基作 雨田譯

意大利童話……………(九一一)

蘇聯M·高爾基作 克夫譯

麻瘋……………(九二七)

日本島本健作 陸小波譯

肖 像

畫

(九五)

英國 A. 赫胥黎作

張 易譯

蘇 利

文 的 褲 子

(九六九)

愛爾蘭 S. 奧法蘭作

天 虹譯

生 產 事 業

(九九三)

英國 I. 利士奇作

何 封譯

海 之

歌 及 其 他

(一〇〇五)

加達魯尼亞麥斯特勒思作

孫 用譯

裴 利

普 之 死

(一〇一三)

法國 A. 紀德作

陳 占元譯

今 日 的 莎 士 比 亞

(一〇二八)

英國 F. S. 巴士作

姚 克譯

論 衣

袋 之 類

(一〇三六)

英國 G. 格定綱作

王 執鐘譯

文 學 上 的 小 定 理

(一〇四二)

西班牙 P. 巴羅哈作

莊 重譯

後 記

(一〇五〇)

插

圖

高爾基最後遺容	八八一頁前
高爾基照像	八八七頁前
高爾基畫像(戴尼繪)	八九五頁前
高爾基畫像(庫克利尼斯基繪)	九〇〇頁前
高爾基與契訶夫合影	九〇三頁前
高爾基與羅曼羅蘭	九〇五頁前
高爾基幼時所住的家宅	九〇九頁前
意大利的童話插繪(五續)	九一四頁前
P·巴羅哈畫像	一〇四二頁前



高爾基最後遺容

高爾基之死

日本 秋田雨雀 作

瑪克沁·高爾基，過完了他的多苦多難而光輝的六十八年生涯。

我記得當蘇聯慶祝他文學生活四十年的時候，關於他我曾經用下面這樣的話：

一個作家，在其生前從他的社會受到如此的祝福與讚美者，在藝術的歷史上可曾有過？在高爾基，這事情不僅表示一個藝術家他在社會上的成功和藝術上的達成。在他的場合，他的進步，同時亦是他辛苦過來的社會的進步；他的勝利，也是他辛苦過來的社會的勝利。

瑪克沁·高爾基，實在是和近代俄羅斯社會進展的歷史同道使一八九〇年俄羅斯勞動階級最初的抬頭時代起，經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及其反動時代，帝國主義戰爭時代，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國內戰爭時代，而走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時代來了。

一想到瑪克沁·高爾基的一生，我們就會聯想到所謂在他的青年時期曾給他以甚大影響的

萊涅·託爾斯泰（Leo Tolstoy）來。這兩位藝術家，同是俄羅斯文學的偉大的教師，其影響力也是國際性的。我們今日藉了一些完善的託爾斯泰著作的譯品，受教於他藝術的遺產的地方很多，不過，在託爾斯泰這方面，常使人感到彷彿我們是被課授了一樁不得不將文學與思想分離開來批判的工作；而在高爾基這方面，他的藝術雖然粗朴，有時甚至給人家一種生硬的感覺，然而那是現實的，而且還令人感到那現實是有充分未來性的。託爾斯泰的藝術，那怕他的方法論是現實的，其結論却總是觀念論的。我們讀託爾斯泰作品的時候，老是被要求着一種警戒心。至于高爾基的，却沒有這種必要。爲什麼，因爲人類最前線的部分既顯示着社會的軌範，所有的社會現實又給這軌範提出了證據。

託爾斯泰之爲人爲藝術家所走的路，僅止于代表家長的農民思想而探求抽象化的「人的本性」；至於高爾基，則要求着人類全體的解放，而這要求，是從所謂除了次代的文化擔負者無產階級的抬頭及其勝利之外別無他法的堅定的信念上出發的。

有人說高爾基之從事蘇聯新文化建設的事業，是歪曲了他爲文學者的使命的；這種評論完全是不對的。他的六十餘年間爲人爲作家的活動，全在乎社會的解放和新文化的建設上。他之爲蘇聯勞動者的文學指導者而助成文學俱樂部、文學集團、文學通信，指導「建設的SSS」以及其他出

版物的編輯事宜，給少年教育機關的發展上以援助，甚至留意到囚犯再教育的難事業，這些，統統是高爾基謀無產階級解放的一貫的創造活動。高爾基在其最初的時代所描寫的夜店中的一些人物，到如今才開始在新的社會體制中呼吸了過來。還有像他這麼偉大的創作活動嗎？

我們最初讀到的高爾基的作品，是短篇小說乞爾卡拆（Chelkash）那是描寫一個強悍的浮浪人的生活作品。那意志堅強的浮浪人，由于差不多感得到海潮的香氣的富于海之實感的描寫，成了超人的姿態，浮彫在我們的面前。當時我們以為那也許是尼采的超人的個人主義的影響。許多批評家，也這麼批評他。然而這，却被今日進步的蘇聯批評家們完全推翻了。那就是說，尼采的超人思想，是反映小資產階級對支配力的奴隸的屈從精神的，而高爾基所描寫的強者，是表現勞動階級起來的姿態的。

據吉爾波丁（Kirpotin）說：「歌頌勇者的無智的歌——是高爾基文學活動的初期的，浪漫諦克的諸短篇的基本內容。」那些作品裏面，完美地顯現着高爾基的政治的健康性。

那麼，為什麼俄羅斯一般的批評家會把高爾基的初期作品與尼采的超人思想結合起來的呢？這是重大的問題。當時，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為要滿足對專制政治的無恥的屈從和對勞動者無限制的榨取的慾望，欲與民粹派的思想對立而引為自己的支柱者是闡說對強者的屈從精神的尼采。

主義。所以，把這位年青的作家高爾基歪扯爲「尼采主義的超人的歌者」對於他們是等于得一個最有力的幫手。於是造成了這傳說。一部分的民粹派不理解這時代的社會活動的領導權已經從前輩的手中轉移到了無產階級的手中，竟依據了資產階級任意貼上去的商標去評價高爾基。

對這個想在高爾基身上貼上「超人的歌者」的商標的不正當的企圖，蘇聯的進步的批評家們是不絕地反對着的。

「爲人類的運命，大眾的運命，被壓迫被榨取的人們的運命而痛心——這件事，是自從高爾基的處女作起貫徹高爾基的創作全體的原動力。」（吉爾波丁）

乞爾卡拆裏面所描寫的强悍的浮浪人的精神，不是單純地表示應該讚美而屈服強者的事，而是作爲對歪曲了的社會，對爲「金錢」驅使爲奴隸的人生的抗議而描寫出來的。

我覺得，從這樣的見解去看夜店中描寫的浮浪人們的生活才能理解這戲劇所有的積極性和它的歷史的價值。他在這戲劇裏，既不單純地讚美無政府主義式的力，也不單純地描寫鬥士式的勞動者的姿態。他們雖在那混沌的集團生活中，依然沒有失去人間互助的精神、協力和探求正義的心。他們是以完美的立體性具象化了的。聽說這戲劇，最近由高爾基自己改寫過了。能夠做這工作的人，除了高爾基自身之外恐怕不會再有人存有的吧。爲什麼呢？因爲夜店是在高爾基的身心中生長

起來完成起來的。

偉大的新文化的教師瑪克沁·高爾基，如今把兩樁偉大的事業遺諸中途，就此終結了他的生涯。一是三部曲蒲留曹夫及其他的人們的最後的一篇，一是以他爲指導者的文學的共同製作俄羅斯之工場史、俄羅斯市民史、白海——巴爾的克運河記錄的大事業。蒲留曹夫及其他的人們，日本也已有過翻譯，曾由大阪協同劇團上過演，得了相當的成績。三部曲的第二篇，是杜斯底蓋夫及其他的人們，已經出版，不過還未曾移植爲日本語。這兩篇戲劇，係描寫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俄羅斯資產階級的社會上及家庭中發生的社會的、家庭的激動和分裂的，與他在意大利完成的大作阿爾泰穆諾夫的事件和克利諾·薩諾金的一生是有深切相關的關係的。

像阿爾泰穆諾夫的事件和克利諾·薩諾金的一生那麼的以現成的方法精細地描寫革命前的俄羅斯社會及家庭的文學形式，在過去的蘇聯文學中，是非常稀罕的。那就是說高爾基對機械的公式的文學方法論，提供了巴爾扎克式的方法。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理論，我們應該把它視爲是由高爾基的文學的實踐而促進了的。這兩篇作品，決不是描寫無產階級鬥爭方面的東西。阿爾泰穆諾夫的事件是用阿爾泰穆諾夫一家人把俄羅斯產業資本主義的成長及其衰落的歷史具象化爲完美的文學形式的作品；克利諾·薩諾金的一生，則以堅忍的文筆描寫出俄羅斯知識階級的歷史，

其社會的體驗、苦悶、分裂以及歿落的過程中的作品。

高爾基沒有藉這些作品做了像從來的文學作品中所有的人的「個人的心理描寫。」他要描寫的是人類歷史的進程中的某個時代。就高爾基說，所謂「時代」描寫者，是表示記錄那經過各時期，在所有的困難中忍耐着不絕地奮鬥的「前進的民衆」的生活的。假使這兩篇作品稱之爲「生活記錄」的文學，那就非將它們與資產階級的「生活記錄」的文學明明白白地加以區別不可。

末了，我們應該從高爾基六十八年的生涯及其事業中學習些什麼？第一應該學的是，他在幼年時期經驗到的貧困與苦澁中獲得的對於人類進步的深切的信念，而終身將它實踐于生活及文學上的事。想到日本文壇上的懷疑的、退嬰的、絕望的傾向，更其禁不住感到高爾基一生的高貴。

還有高爾基給進步的文學者們提供了「攝取文學遺產」的問題而且在實踐上證實了它，還有把有血肉的「生活自體」投上文學的制作方法的事，也應該記錄下來；還有那顯示了人類最初的文學形式的共同製作（「俄羅斯工場史」「市民戰史」「白海——巴爾的克運河記錄」等）的可能而終其一生的事，也應該完全記下來。我覺得世界文學，應該把高爾基遺留下來的文學事業，隨其各個達成點而學習它，繼承它，完成它（記于高爾基之國葬日）



高爾基照像

從普式庚說到高爾基

蘇聯

A·施答爾却可夫

作

一

我們已在普式庚百年祭的前夜，托爾斯泰逝世已經二十五年多了。高爾基還是健在。

托爾斯泰的同時代人就已明顯地感覺到，他所表達出來的語言不會有複述的，——或許，將有仿倣者與流亞，但決不會有繼承者。

要知道，這全是地主的文學，它說出了所有要說的，——而且托爾斯泰說得妙極。但最高限度也只是最後的地主的語言，——杜思退益夫斯基在有一封信中說過。

地主文學在托爾斯泰的創作中成了否定。開始於戰爭與和平中帶着對俄國貴族的讚仰，托爾斯泰終於在復活與民間故事中表現對階級國家的仇視，「最深刻最惡毒的虛無主義」，如高爾基所說的。第一部俄國的歷史小說——甲必丹之女——在戰爭與和平中獲得天才的發展，而姬姬亞

娜的戲劇性的糾葛以另一種的方式來敘述於安娜·卡列尼娜中。在托爾斯泰去世前的一個時期中曾以最大的激情讀着普式庚的回憶：

厭惡地讀着自己的生活史，

我戰慄恐懼，我咀咒怨憤，

苦痛地惋惜，苦痛地流淚，

可是悲傷的文句沒有除去……

托爾斯泰把「悲傷的文句」讀做「慚愧的文句」——感傷的回憶在他那裏漸漸生長成破壞性的與激情的懺悔，好似盧梭的懺悔一樣。

一九〇〇年在加斯潑拉地方久病初愈以後，托爾斯泰認識了高爾基。他以極大注意來仔細地觀察他，——對於他，高爾基是一個什麼新的，不知名的族類的代表。「他和我的談話使我想起了幾次的試驗，」——高爾基這樣說過。他們的會見代表着兩個世界有充分力量準備着鬥爭的一個藝術家遇到了一個當時最卓越與最疲乏了的已經說出了最後的語言的藝術家。在這次會見中覺醒於賽那茨如亞廣場上砲擊的搖籃的一代接觸到了舉着社會主義革命旗幟的一代。

普式庚，托爾斯泰，高爾基，他們是在我們路上的山峯。有不同的天才與宇宙觀，屬於不同的歷史

時期，他們都由一共同點結合起來了。依創作的根源都頗帶民族性的，同時他們都又是世界的公民。飼養於世界文化的液汁，他把債還給了人類——他們的典型，他的思想不僅屬於祖國的民族而且屬於世界。

二

——我們從幼年時代便記住了快樂的普式庚的名字，——俄國詩人中最憂鬱的一個，亞歷山大·勃洛克這樣說過。

普式庚的創作貫透着晨曦的光輝——在前一世紀的初期還燃燒着美妙的，不受欺騙的希望：年輕的布爾喬亞人道主義勝利地佔了世界。

普式庚在其關於十八世紀末法國文學的批評文字中寫道：「社會爲了偉大的破壞已經成熟。一切還是靜默着。但年輕的米拉博（Mirabeau 1749—1791）的聲音，好似遠遠的浪潮從他所羈留着的牢獄深處吼鳴起來。」在普式庚的高等學校教師中我們知道有一個叫蒲特利的，他便是有名的雅可賓黨員若昂·保爾·馬拉（Jean-Paul Marat 1745—1793）的親兄弟，這就是俄國天才的創作中起着醞酵作用的布爾喬亞大革命的酵母。他在詩篇與散文中讚美包容一切的理智與人類的思想。